

碧巖崖下：趙州至道無難與馬大師不安*

台灣大學哲學系教授退休 楊惠南

第二則 趙州至道無難

1. ☆ 先說個故事 ☆

六祖惠能得了五祖弘忍的衣鉢之後，受到五祖的命令，連夜逃出禪寺，往南奔去。一堆不滿五祖將衣鉢傳給惠能的野和尚，也在後追趕，想要強搶衣鉢。其中一個退伍軍人，名叫惠明，跑第一，終於把惠能給趕上了。惠能知道不能再躲了，於是把衣鉢放在一顆大石頭上面，自己則躲進大石頭裡。惠明見到大石上的衣鉢，卻不見惠能人影，於是伸手去取衣鉢，卻怎麼用力都取不下來。

這神話八成是後人捏造，要不就是強搶衣鉢的惠明心虛，不敢硬取。

先不管神話到底是不是捏造，總之，這時惠明取不下衣鉢，知道自己道行比起惠能還差那麼一大截，於是大聲說話：

「弟子是來求禪法，不是來搶衣鉢。請師父指點迷津！」

惠能聽了，從石頭裡出來，站在惠明面前，說：

「不思善，不思惡，什麼是惠明你的本來面目？」

惠明一聽，全身八億四千萬根大小毛髮全都豎立起來，他終於見到自己的「本來面目」，大澈大悟了！

本來面目是個什麼東西？就外在來說，那是參禪者所要追求、體悟的最高禪理——至道。就內來說，則是內心當中最真實的自己。只有大徹大悟者才能見到。

也許有人要我把它說具體點，但我不是才告訴過你嗎？那是大徹大悟者才能見到，我又不是大徹大悟者，如何能具體說！話又說回來，就算我是大徹大悟者，見到了自己的本來面目，那我也不告訴你！因為，《六祖壇經》說得好：「如人飲水，冷暖自知。」

這回，我們要談的不是本來面目，而是「不思善，不思惡」。沒有這兩句，惠明還真不能見到自己的本來面目，本來面目終究要成唬弄人的虛虛玄玄！

多年前，我看過一部日本電影，名叫《楢山節考》（木下惠介導演，1958 出品），榮獲過美國康城電影展最佳影片獎。故事闡述古時日本北海道一個少數民族的孝道思想。在那個時代的日本北海道，所謂的「孝」，兒子必須在父母年老時，親自背著他

*本文是《碧巖崖下》一書的部分內容，即將由正觀出版社出版。

們到荒郊野外丟棄，讓他們自生自滅，或是病死，或是被野狼吞食。

在我們這些受到不同文化熏陶的人來看，這是不孝，哪裡是孝！這是惡，哪裡是善！

孝與不孝、善與惡，是相對的東西。不同的時代，不同的國度，不同的風土民情，都有不同的標準。但是，在這相對的東西底層，卻有一個不變的東西——對於親情的難以割捨，對於善心善事的嚮往尊崇。

如果我們放開心量，讓心量像虛空一樣舒展開來，然後再往底層去挖，排除一切相對的東西，例如是與非、對與錯、長與短等，我們就會看到一個沒有相對，只有絕對的東西，那就是每個人自己的本來面目。

《六祖壇經》解釋什麼是「（心量廣）大」（摩訶）時，曾說：

何名摩訶？摩訶是大。心量廣大，猶如虛空，無有邊畔。亦無方圓大小，亦非青黃赤白，亦無上下長短，亦無瞋無喜、無是無非、無善無惡、無有頭尾。…自性真空，亦復如是。」

誠哉斯言！我們的本來面目——自性，正應該如此呀！

（2007年8月23日）

2. ☆ 莫非是什麼妖怪？ ☆

第二

垂示云：

乾坤窄，日月星辰一時黑。直饒棒如雨點，喝似雷奔，也未當得向上宗乘事。

設使三世諸佛，只可自知。歷代祖師，全提不起。一大藏教，詮註不及。明眼衲僧，自救不了。

到這裏，作麼生請益？

道箇佛字，拖泥帶水。道箇禪字，滿面慚惶。

久參上士，不待言之。後學初機，直須究取。

這番顛圓悟！乾坤如此浩大，日月星辰如此明亮，卻偏說「乾坤窄，日月星辰一時黑」！

也罷，也罷！即使乾坤真的變窄了，日月星辰真的失去了光明，天旋地轉，雨打雷劈，世界末日來到的當下，也不等於你體會了「向上宗乘中事」！

什麼是「向上宗乘中事」？那是禪門最高的宗旨，無上的禪法。這禪法宗旨，哪怕是諸佛出世，歷代祖師再現，也無法把它提了出來，說個明白。即使佛經中有十萬八千法門，門門也都無法把它詮釋註解。已經開悟解脫的大和尚們，自救都不了啦，更何況把它說清楚講明白！

到這個田地，你還能說什麼？說它是「佛」吧？未免拖泥帶水！說它是「禪」吧？真是惶恐慚愧呀！

這不是佛、不是禪，歷代祖師、三世諸佛無法說出口，還使得乾坤變窄、日月星辰暗淡無光的「向上宗乘中事」，到底是什麼玩意兒？

莫非是農曆七月半，妖魔鬼怪現形！

大澈大悟的久參上士自然知道答案，但那後學初機就必須深究了。

如何深究？

唐朝有個龐蘊居士，全家人喜歡聚在一起談禪論道。

有一天，龐居士感嘆說：「難，難呀！就像要把十石的油麻，在樹上攤開一樣難呀！」

龐居士的老婆卻抬槓說：「易，易，太容易了！到處都是禪道呀！你看，最高的禪道——祖師西來意，不就在百草頭邊嗎？」

靈照是他們的女兒，打圓場說：「也不難，也不易。餓了就吃，睏了就睡呀！」

這三人討論的自然是在修道的的方法。一個說難，一個說易。最後的女兒靈照則下結論說：不難不易，好好吃飯睡覺就對了！

圓悟這老參，害人不淺，垂示了一堆廢話，卻又不說破！就讓我們用白話文來說破吧！

第二則

（圓悟禪師）訓示說：

乾坤窄了，日月星辰一時變黑了。即使像兩點一樣棒打，像雷電一樣喝斥，也無法說出什麼是向上宗乘中的事情！

即使（過去、現在、未來這）三世諸佛，也只能自己知道（向上宗乘中事）。歷代祖師也全都無法把它提出來。全部的佛典無法詮釋註解它，開悟解脫的和尚同樣自救不了。

到這種田地，要如何請教向上宗乘呢？

說它是「佛」吧？拖泥帶水的！說它是「禪」吧？滿臉羞愧！

（向上宗乘中事到底是什麼？）參究很久的上上人士，就不必說了。至於後學初機，那就必須好好深究了！

（2007年9月3日）

3. ☆ 千挑萬挑，就是不能太挑！ ☆

首先，老樣子，先引一段讓人讀了就像口咬冰餃子一樣，想吞吞不下，想咬咬不動的原文：

舉：

趙州示眾云（這老漢作什麼？莫打這葛藤！）：「至道無難（非難、非易），唯嫌揀擇。（眼前是什麼？三祖猶在。）纔有語言，是揀擇，是明白。（兩頭三面，少賣弄！魚行水濁，鳥飛落毛。）老僧不在明白裏。（賊身已露！這老漢向什麼處去？）是汝還護惜也無？（敗也！也有一箇半箇。）」

緊接著，餃子退冰了，鍋裡的水也開了，可以將餃子下鍋了！

修道也不難，也不易，正如龐蘊居士的寶貝女兒靈照所說。這是因為百草頭邊，就有達摩祖師從西域所帶來的奧秘意旨。

至高無上的禪道——祖師西來意，無所不在，信手拈來皆至道，如何能是難！如何能不易！但這世間，多少人天天時時，分分秒秒拈來千花百草，卻又有幾個拈得了祖師西來意？

在百花叢中無法拈得至道，關鍵就在「揀擇」。

揀擇，費盡心思東挑西選的意思。嫌這個法門不夠靈驗，嫌這個師父不夠道行，嫌這座廟不夠清幽；一定要在子時修道，不能在午時；一定要在春天修道，不能在秋天；如此東挑西選的，如何一心修道！

至於專挑夠氣派的大寺，夠知名的師父，還要能夠保健康保發財的法門，那就更等而下之了！

沒聽說過無門禪師的一首詩頌？

春有百花秋有月
夏有涼風冬有雪
若無閑事掛心頭
便是人間好時節！

春夏秋冬，何時不是修道的好時節！

沒聽說過下面的故事嗎？

雲門禪師對弟子說：「十五日以前就不問了，十五日以後你們說說看！」

雲門見眾弟子個個無語，於是自己回答說：「日日是好日！」

這日日是好日，哪容得你揀擇！

「至道無難，唯嫌揀擇。」趙州禪師劈頭就告誡那些想要尋求至道的禪者，要他們不要費盡心思胡亂揀擇。圓悟禪師評唱裡

說：「莫打這葛藤。」其實，這葛藤還非打不可，否則多少修道人，會因為胡亂揀擇而一事無成呢！

「至道無難，唯嫌揀擇」這兩句話，其實並不是趙州所說，而是三祖僧璨《信心銘》裡的開頭兩句。所以圓悟的評唱說：「跟前是什麼？三祖猶在。」

《信心銘》裡，這兩句話的底下兩句是：「但莫憎愛，洞然明白。」這「憎愛」兩字，正是揀擇。只要「莫憎愛」，自自然然心中明白，放大光明了。

「憎愛」兩字說得妙極了！

悟道者不是善惡不分、是非不明，不是男人來了不知道他的老少，女人來了不知道她的美醜，而是知善、知惡、知是、知非、知男、知女、知老、知少、知美、知醜，心中了了分明，卻又不起憎愛之心。這就像一面當台古鏡，胡人來了現出胡人的樣子，漢人來了現出漢人的樣子，決不歪曲他們，把胡人變成了漢人，把漢人變成了胡人。

這雪竇真會捉弄人！三祖僧璨明明說道：「但莫憎愛，洞然明白。」他卻偏說：「纔有語言是揀擇，是明白。」這就難怪圓悟要數落他，像個街頭耍雜耍、變把戲的，「兩頭三面」的，「少賣弄」了！圓悟還罵雪竇這種耍寶工夫，就像「魚行水濁，鳥飛落毛」一樣，自以為做得神不知鬼不覺的，而實際卻早就露了馬腳，昭然若揭了！

雪竇耍寶賣弄一回還不夠，又替自己補上一句：「老僧不在明白裡。」大喇喇表明他已到了沒有揀擇、沒有愛憎的解脫境界了。惹來圓悟揶揄他「賊身已露」！還追問：「這老漢向什麼處去？」

向「不明白裡」去嗎？但「但莫憎愛，洞然明白」明明是祖師所訓誡的話，也是佛門修道的最終目的，怎麼會自誇到「不明白裡」去呢！

雪竇這話，讓我想起《六祖壇經》裡，惠能說他自己「不會佛法」：

有個和尚問惠能：「五祖弘忍大師的法旨，什麼人得到了？」

惠能答：「會佛法的人得到了。」

和尚又問：「您會佛法嗎？」

惠能答：「我不會佛法。」

會佛法的人得了五祖弘忍的法旨，而惠能自稱不會佛法。這不表示惠能沒有得到弘忍的法旨嗎？然而，惠能明明得了弘忍的法旨！

唉！這些大禪師真難搞定！顛三倒四的，一下子會佛法得法旨，一下子又不會佛法得法旨！一下子讚嘆洞然明白，一下子又自誇不在明白裡！

其實，明白正是揀擇的別號，太過明白正是費盡心思東挑西選的。「至道無難，唯嫌揀擇。」不思善不思惡，不明不白的，才好呀！

雪竇顛三倒四地耍寶自娛也就罷了，卻還拿來問他的徒子徒孫：「是汝還護惜也無？」意思是：我剛剛說過的話，你們能夠好好護惜嗎？

這回圓悟打了雪竇三十大板，然後又給雪竇一點小甜頭。他先是打了雪竇三十大板說：「敗也！」接著又給了他小甜頭：「也有一箇半箇。」

這一箇半箇能夠護惜雪竇訓示的又是誰呀？

在沒回答這個問題之前，先來把上面那段古文開膛剖肚，譯成白話文吧！

舉個例子：

趙州禪師訓示他的徒眾說(這老傢伙,到底要幹什麼!不要玩這葛藤的把戲了!):「要達到至高無上的禪道並不困難(也不難,也不易),只要不費盡心機東挑西選就可以。(在眼前的什麼東西?三祖還在呀!)當你剛想要使用語言文字,那就是費盡心機選擇,那就是費盡心機想弄明白。(兩頭三面地耍寶,少賣弄了!魚游過了,水就混濁了;鳥飛過去了,毛就掉下來了。)而我這老僧不在明白裡。(賊身敗露了!這老傢

伙向什麼地方去呀?)你們還能愛護、疼惜這個道理嗎?」(敗了!但卻還有一個半箇的。)

(2007年9月5日)

4.☆ 把賊逼上樹吧! ☆

一箇半箇能夠護惜雪竇訓示的又是誰呀?這自然是下面這個問題的和尚。

不過,還是照老規矩,先來一段古文再說:

時有僧問:「既不在明白裏,護惜箇什麼?」(也好與一撈。舌拄上齶。)

州云:「我亦不知。」(撈殺這老漢。倒退三千!)

僧云:「和尚既不知,為什麼却道『不在明白裏』?」

(看!走向什麼處去?逐教上樹去!)

州云:「問事即得,禮拜了退!」(賴有這一著。這老賊!)

這一箇半箇能夠護惜雪竇訓示的和尚,果真不負圓悟的讚美!他用挑戰的口吻,問趙州禪師:「您這老和尚既然不在明白裡,那還有什麼好護惜的?」圓悟讚美這小和尚:「也好與一撈。」

搵，是逼迫的意思。這小和尚了得！只有大丈夫才敢用挑戰性的問題，來逼迫自己的師父呀！

在華人社會裡，「尊師重道」被喊得震天價響，誰敢批評老師一句？誰敢忤逆老師？只有禪門的弟子才敢！「夫大善知識，始敢毀佛毀祖，是非天下…罵辱諸小兒！」這是臨濟禪師的話，我們已在前頭引用過。

圓悟的著語還說：「舌拄上齶。」把舌尖抵住嘴巴裡的上齶。這原本是和尚禪定打坐時的姿勢，在這裡卻指開不了口，無法說話的意思。趙州被這小和尚一搵，開不了口，說不了話，無法回答問題了！

但趙州畢竟是見多識廣的大禪師，不是什麼省油的燈。他回答說：「我也不知道！」

噯！不是早跟你說過，「老僧不在明白裡」嗎？怎麼又問我來著！難怪趙州要說：「我也不知道！」

這回看似趙州贏了小徒弟，圓悟卻不這麼認為。他說：「小和尚把這老傢伙逼到牆角去了！這老傢伙被逼得倒退三千里了！」

這小和尚真有大丈夫氣概！他又逼問：「大和尚您既然不知道，那剛才為什麼說『不在明白裡』呀？」圓悟的著語又對小和尚大加讚美一番，他說：「看你這老和尚被小和尚逼急了，還往哪裡逃！」

圓悟還說：「逐教上樹去！」意思是：追逐你這老尚，把你趕到樹上去！（教=叫。）

原來，圓悟用了一個名叫「香巖上樹」的公案：

有個弟子問香巖禪師：「什麼是最高的禪道呀？」

香巖答：「你爬到樹上我再告訴你答案。」

小徒弟胡里胡塗真的爬到一棵樹上。香巖拿了一把斧頭，把小徒弟雙腳所踩的樹幹咔嚓砍斷。小徒弟雙腳踏空，正往下掉時，趕快伸出雙手捉住了一根樹幹。這時，香巖又用斧頭把小徒弟雙手所抓住的樹幹又砍斷。正往下掉時，情急之下，小徒弟張開大嘴巴，咬住了一根樹枝。

這時，香巖在樹下問：「什麼是最高的禪道呀？」

「什麼是最高禪道呀？」那還真的「不可說，不可說！」如果開口說了，包你從樹上掉下來，摔個粉身碎骨、人仰馬翻！

圓悟的「逐教上樹去」，不正是「香巖上樹」的翻版嗎？小徒弟一步一步進逼，把趙州給逼上了樹，叫他一句話也說不出口！

但那趙州豈是那麼容易上當！他不緩不急地反將小徒弟一軍：「問完事情就好了。禮拜吧！禮拜之後，退下去吧！」

圓悟顯然非常讚賞趙州這一招，他讚美說：「還好有這麼一招，這老賊！」

在這則公案當中，我們看到多少轉折！兩個高手過招，小徒弟招招險狠，趙州卻又招招化險狠於無形之中！這豈是峰迴路轉一語所能形容於萬一！

先是要我們修道者不要心思太挑剔、太「明白」。隨即引出趙州「老僧不在明白裡」這話，還要弟子們「護惜」「不在明白裡」這道理。

緊接著，小徒弟出場逼問：「你心裡既然不明白，表示你尚未大徹大悟，那還有什麼好護惜的！」趙州還是持劍堅守不挑剔、「不明白」的陣腳，答說：「我亦不知。」也就是「不明白」。

再來，小徒弟又逼問：「既然不知、不明白，你怎麼知道你『不在明白裡』？」這時，趙州卻四量撥千斤地說：「事情問完了，就禮拜退下吧！」

整則公案，儘管曲曲折折，但一直都繞著「明白」、「不明白」轉。明白就是揀擇，就是挑剔，與禪道相去甚遠。不明白就是不揀擇、不挑剔，這才是邁向禪道的正確之路！

最後，按照老規矩，我們把原文譯成白話文：

當時，有個小和尚問：「既然不在明白裡，那還有什麼值得護惜的？」（太好了，給他用力一逼！舌頭抵住上齶了！）

趙州答：「我也不知道。」（逼死這老傢伙，讓他倒

退三千里！）

小和尚又問：「大和尚您既然不知道，那您為什麼說您『不在明白裡』？」（看你逃到哪裡去！把你趕到樹上去！）

趙州答：「事情問完就好。禮拜之後，退下吧！」

（所幸有這一招，這老賊！）

（2007年9月18日）

5. ☆ 檻前山深水寒 ☆

生吞活剝了趙州的公案和圓悟的著語之後，我們終於來到雪竇的頌古了。照例先引一段古文，那自然是雪竇頌古的開頭部分，以及括弧內圓悟的著語：

頌曰：

至道無難，（三重公案，滿口含霜。道什麼！）

言端語端。（魚行水濁，七花八裂。搯胡也。）

一有多種，（分開好。只一般，有什麼了期！）

二無兩般。（何堪四、五、六、七。打葛藤作什麼！）

開頭的「至道無難」一句，重覆了三祖僧璨《信心銘》裡的話，也重覆了趙州從諗禪師的「示眾」。而這回，雪竇重顯禪師又把它提了出來。重重覆覆提了三次——「三重公案」，但還是「滿口含霜」，不能說，不要說，說不得呀！

三重，自然是指祖璨、趙州和雪竇這三人所說的公案了。「滿口含霜」，冷颼颼，都凍僵了，開不了口，還能說嗎？

圓悟的「道什麼？」這不是明知故問嗎！

「言端語端」四字，是雪竇讚嘆趙州（也是僧璨）所說的「至道無難」這個道理。端，是端正的意。雪竇頌他「至道無難」一句，是「言端語端」，再正確不過了！而圓悟的著語，則分成兩部分：「魚行水濁，七花八裂」二句評論雪竇的「言端語端」像水中亂竄的游魚，把水都弄濁了，把水給搞得「七花八裂」了。還罵他雪竇一句：「搽胡也！」而搽胡，作弄人、折騰人的意思。

至道無難，就怕太過聰明、太過明白，東挑西選的。而這回，雪竇卻正面給了這四字一個肯定，說它「言端語端」，就像已經有了頭，卻又在頭上安了另外一個頭，如此頭上安頭，不但多此一舉，還混淆了視聽，也難怪圓悟要批評他一句「搽胡」了！

許多人都說，絕對的真理，所謂「至道」，只有一個，不能兩個、三個。兩個、三個怎麼可能是絕對的真理「至道」呢！然而，雪竇卻說：「一有多種，二無兩般！」

如果絕對的真理「至道」，只是冥頑不靈的「一」，只是孤伶伶的「一」，無法變化出豐富的多樣內涵，那麼，要這種死了

的「至道」幹什麼！圓悟說：「分開好。只一般，有什麼了期！」正是此意。

反過來，如果絕對真理「至道」是永遠分離，無法融為一體的「二」，那它還能算是絕對的真理嗎？因此，雪竇說它「二無兩般」；而圓悟也說：「不但『二無兩般』，即便是四、五、六、七，也同樣是『一』呀！」幹麼還玩這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的文字遊戲——葛藤呢！

像這種絕對中有豐富的雜多內涵，雜多中不離絕對一的道理，只要你不「揀擇」，原本就是宇宙的本來面目。這就像日升月就落、山深水就寒的自然現象一樣，自自然然的，並不是什麼驚人的大道理呀！

所以，雪竇和圓悟這樣說：

天際日上月下，（覲面相呈。頭上漫漫，脚下漫漫。切忌昂頭低頭。）

檻前山深水寒。（一死更不再活，還覺寒毛卓豎麼？）

雪竇的頌容易了解，圓悟的著語呢？

圓悟說：「覲面相呈。」覲面，親眼見到的意思。圓悟評他雪竇，掏心挖肺，把他所悟的道理告訴我們。這道理，不一亦不二，就像我們親眼所見的日月和山水呀！除此之外，沒有別的。寶積禪師有一首頌共八句，後四句說的正是不一亦不二，像璿璣（北極星）一樣，無言無語、如如不動的絕對真理：

璿璣不動，寂爾無言。
覲面相呈，更無餘事。

圓悟的著語又說：「頭上漫漫，腳下漫漫。」漫漫，大水淹沒一切的樣子。頭上、腳下全都是漫漫大水，無所揀擇。除此之外沒有別的。絕對真理就是這樣，而這也正是雪竇想要告訴我們的。

圓悟這老禪師，老婆心切，又打葛藤，叮嚀一句：「切忌昂頭低頭！」這無非告誡我們，真理像漫漫大水一樣，無所揀擇。因此千萬不要昂頭低頭，左挑右挑的！

緊接著，圓悟又對「檻前山深水寒」一句，做了這樣的評語：「死了就不會再活過來，你還會覺得毛骨悚然嗎？」絕對真理本來像「山深水（就）寒」一樣自自然然，也像死人不再復活一樣的自自然然，那還有什麼好害怕的！圓悟的著語，不過是再度肯定雪竇的說法罷了！

最後，我們再把這幾句雪竇頌和圓悟的著語，譯成底下的白話：

體悟至高無上的禪道，並沒有什麼困難的。（三重公案，滿口都是冰冷的寒霜。這還能說什麼？）
這話確實再正確不過了！（魚在水中游，水就濁了。而且還把水盪漾得七花八裂呢！真是作弄人呀！）
絕對的一當中，藏著豐富的雜多；（分開的好！如

果只是一個，那就沒完沒了了！）

看似不同的二，其實卻是絕對的一。（怎麼能夠再分成四、五、六、七呢！玩這文字遊戲幹什麼！）

天上的太陽上升時，正是月亮下降時；（親眼所見就是了。頭頂上也是漫漫大水，腳底下也是漫漫大水。千萬不要抬頭或低頭呀！）

檻前的青山如果夠深，澗水一定是冰冷的。（死了就活不了了！你還會覺得毛骨悚然嗎？）

（2007年9月30日）

6. ☆ 髑髏棺木裡瞠眼 ☆

這雪竇，囉哩囉嗦的，頌古頌了半天，還沒結束呢！而圓悟，被牽著牛鼻走，他的著語自然也沒完沒了！

下面是他們哼、哈二將的另一段深情對唱：

髑髏識盡喜何立？（棺木裡瞠眼。盧行者是它同參。）
枯木龍吟銷未乾。（咄！枯木再生花，達磨遊東土。）
難，難！（邪法難扶，倒一說。這裡是什麼所在，說難說易！）

揀擇、明白君自看！（瞎！將謂由別人，賴值自看。不千山僧事。）

通篇「至道無難」，談的是修道者不能東挑西選、嫌東嫌西的，要老老實實，一往直前，一門深入。

雪竇頌的前半說：「至道無難。」這話「言端語端」，再正確不過了！但至道——至高無上的禪理，卻不能被絕對的「一」所困死，也不能被相對的「二」所離間。一中原有多，多中原是一。《楞嚴經》所謂「歸元無二路，方便有多門」。門門都是至道，門門都能悟入禪理。只要不揀擇，不三心兩意，東挑西選的，哪怕是唸一句佛號，或是拈一枝香，雙手合十禮一下佛，也是至道，更何況終日盤腿打坐、唱唸密咒！所以，《法華經》說：「或以歡喜心，歌唄頌佛德，乃至一小音，皆已成佛道。」又說：「若人散亂心，入於塔廟中，一稱南無佛，皆已成佛道。」

這裡，經文明白寫著「皆已成佛道」。有些人自作聰明，以為合掌禮拜一下佛像，開口唸個佛號，哪有這麼偉大的功德！於是把「已」改成「共」字，成了「皆共成佛道」，還把改後的經句沾沾自喜貼在廟牆上。這不但違背經文，也不懂經中門門都是至道的原意！

好了，勞騷發完了。

雪竇頌緊接著又說了什麼呢？

前面說：一中原有二、二中原是一。這裡則說「觸髓識盡喜何立，枯木龍吟銷未乾」。

識盡，情識都盡了，也就是沒有任何知覺、情感了。觸髓是死東西，自然識盡，沒有知覺和情感。像這樣的觸髓，何喜之有！一個修道者，只走一條路，直直去！所謂「衣帶漸寬終不悔，為伊消得人憔悴」。哪怕是寂寞、艱難的一條路，哪怕像死了的觸髓頭那樣，一切情識都盡，沒了任何可喜的事情，也要繼續直直走，決不放棄，也決不轉彎換跑道。

就在一切似乎已經陷入絕境之時，就有柳暗花明的契機！圓悟用「棺木裡瞠眼」，活潑潑把這絕境中的柳暗花明點了出來。還搬出祖師爺盧行者來壯胆。盧行者，就是六祖惠能。六祖俗姓盧，所以《六祖壇經》一開頭就稱他盧行者。「盧行者是它同參」不過是句讚美詞。它，自然是觸髓頭。觸髓頭是六祖惠能的同參，為什麼？因為它在棺木裡，竟然還能瞠眼；在絕境中，竟然能夠柳暗花明！（瞠眼，張開眼睛的意思。）

這就像一棵看似已經枯死了的樹木，只要碰上青龍歌吟，從鼻子噴出一道白花花的水柱，灑在枯木上，那就能夠「銷未乾」（還沒完全乾掉），長出新芽來！

圓悟先是罵了一聲「咄」，像是責備的樣子。但馬上又讚嘆起來：枯木竟能再生，那必定是神通廣大的達磨祖師，再度東遊來了！

枯木生花，這是何等希有難得的事呀！難怪雪竇連連感嘆說：「難！難！」

然而，雪竇自打嘴巴！先前他自己不是已經說了「枯木龍吟銷未乾」，可以柳暗花明又一村嗎？這回怎麼又連說兩個難字呢！難怪圓悟罵他「邪法難扶」，也就是，錯誤的道理難以成立呀！

圓悟的著語接著還說：「倒一說。」

這又是什麼意思呢？有人說，這是批評雪竇連說兩個難字，是「邪法難扶」，是顛倒的說法。也就是說，「倒一說」是顛倒說法的意思。

不過，「倒一說」應該還有更深層的意思。讓我們來看看底下兩個例子：

有個和尚問雲門文偃禪師：「如何是一代時教？」雲門答：「對一說。」

一代時教，就是佛陀在靈山上所宣說的道理。這些道理是一項一項說給一個一個弟子聽的，所以雲門回答「對一說」。

又有一回，有個和尚問雲門：「既不是眼前的道理，也不是眼前的事情。請問那是什麼？」雲門回答：「倒一說！」

這裡的「倒一說」，把它解釋成顛倒說法，自然也能通。如此，就是雲門責備問話的和尚糊塗顛倒了。但也有人說，「倒一

說」是相對於「對一說」的，那是遠離語言文字，不可說不可說的意思。

不管是顛倒說，或是遠離語言文字、不可說不可說，總之，圓悟緊接著評論說：「這裡是什麼所在，說難說易！」這當然是責怪語，責怪雪竇一下子說可以「枯木龍吟銷未乾」，一下子又說「難，難」！

什麼所在，什麼地方的意思。真理之鄉，怎麼可以一下子說它易，一下子又說它難呢！

其實，「至道無難，唯嫌揀擇」，還是這句老話。這當中無難、無易，只要直直走就對了。

唐朝有個龐蘊居士，原本是家財萬貫的富翁。有一天，把家財全都拋向揚子江，只留一小塊地，帶著他的老婆、兒子和女兒，一家四口在這塊土地上務農為生。

有一次，龐居士大嘆：「難！難！修道真難呀！」龐婆卻唱反調說：「有什麼難的？太容易了，太容易了！百草頭邊就有達磨祖師西來的意旨呀！」女兒靈照聽了則說：「也不難，也不易。飢來吃飯，困來眠不就得了！」

吃飯、睡覺誰人不會？難的是在吃飯、睡覺時，如何以禪道為重，勇往直前地直直走去？參破這點，何處不是歸鄉路！

雪竇頌的最後一句是：「揀擇、明白君自看。」趙州告誡我們：「至道無難，唯嫌揀擇。」而雪竇卻加油添醋說：「才有語

言，是揀擇，是明白。老僧不在明白裡。」這不過是側重在語言上，來強調不揀擇的重要性。

圓悟的著語則是針對「君自看」一詞，他說：什麼？我以為有別人可以幫忙說明，沒想到要自己去看看、去了解了解！他又加了一句：我不管了！這是你們這些參禪道人的事情，和山僧我沒什麼相干啦！

禪僧的話別當真！這是我給大家的勸告。

最後，我們照例再把以上雪竇頌和圓悟的著語，譯成底下的白話：

觸體的情識全都沒有了，還有什麼值得高興的！

（棺才裡睜開眼睛，盧行者是它的同參呢！）

然而，枯木只要遇到龍吟，也不會完全乾枯掉。

（去，去，去！枯木竟然能夠生花，達磨祖師遊東土來了！）

難呀，難呀！（邪惡的道理難以成立呀！這是顛倒的說法呀！這裡是什麼地方，還胡說什麼難呀、易的！）

揀擇和明白的道理，大家自己留意留意吧！（什麼？我還以為別人可以幫忙，沒想到要靠自己！不管了，這和山僧不相干！）

（2007年11月12日）

第三則 馬大師不安

1. ☆ 山河大地是如來 ☆

雲門文偃禪師有一次問他的徒弟們：「十五日以前就不問了，十五日以後怎麼樣呀？」

徒弟們被師父這麼一問，個個啞口無言。雲門於是自己回答：「日日是好日！」

雲門抄來抄去，抄的其實是馬祖道一禪師的尾巴。我們就來看看馬祖的尾巴長成什麼模樣吧！

照前例，先來一段圓悟禪師的「垂示」：

垂示：

一機一境，一言一句，且圖有箇入處。

好肉上剜瘡，成窠成窟。

大用現前，不存軌則。且圖知有向上事。

蓋天蓋地，又摸索不著。

恁麼也得，不恁麼也得。太廉纖生！

恁麼也不得，不恁麼也不得。太孤危生！

不涉二塗，如何即是？

請試舉看！

垂示的第一句是：「一機一境，一言一句，且圖有箇入處。」機，機微；也就是讓人悟入禪道的任何細微徵象。境，內在或外在的景象；特別是指外在的景象——外境。這些景象，可能是一朵花，可能是一片雪，可能是一聲蟲鳴或鴉啼，也可能是一個突如其來的動作。而它們都可以成為契入禪道的機微。

有位香嚴禪師，正在禪院除草時，撿了一粒石頭，往竹叢丟去，正好打中了一棵竹子，發出「咔」的一聲。香嚴聽了竟然大徹大悟了！

有位志勤禪師，見到一棵盛開的桃樹，因而大徹大悟，並且寫了一首悟道詩：

三十年來尋劍客，幾回落葉又抽枝。
自從一見桃花後，直至今日更不疑！

較近的一個例子是民國初年的虛雲老和尚。一日，他拿著一杯熱茶，不小心連茶帶杯掉在地上。杯子「叭」的一聲碎了，茶水也濺了一地，而禪師也因而大徹大悟了。悟後還寫了兩首詩：

杯子撲落地，響聲明歷歷。
虛空粉碎也，狂心當下歇。(其一)

燙著手，打碎杯，家破人亡語難開。

春到花香處處秀，山河大地是如來。(其二)

而現在，圓悟禪師的垂示，說的也是同樣一回事。他說：機也好，境也好，乃至師父所說的一個字、一句話，目的就是要我們「有箇入處」，也就是：從這些機境或話語，悟入禪道。就像好肉上長了膿瘡，必須趕緊挖掉一樣。挖了，雖然「成窠成窟」，但病痛也跟著解脫了。同樣地，想要開悟解脫，把身心中的膿瘡挖掉，也必須找到那個窠窟，也就是「入處」才行。

然而，機境到處都是，何處不是風花雪月？如何在這紛雜的萬象當中，找到悟入禪道的窠窟並不容易。這正如圓悟所感嘆的：「大用現前，不存軌則。」

大用，字面的意思是：偉大的用途。指的卻是讓我們身心徹底解脫的禪道。禪道無形無相，不可臆測，也無法捉摸。像天空鳥跡，明明存在卻找不到它的軌道。這大用禪道，「蓋天蓋地」的，處處都是；擊竹的聲音是它，美麗的桃花是它，杯子碎裂的聲音也是它。又如何在這處處是空氣的當下，體悟到好好呼吸的方法呢？

這大用禪道，這樣也可以，那樣也可以。這不是「太廉纖生」嗎？——太便宜我們修道者了嗎？廉纖，簡單、便宜的意思。生，語助詞，類似白話裡的「了」、「啦」。

這大用禪道，這樣也不可以，那樣也不可以。這不是「太孤危生」嗎？—太讓修道者陷入孤危絕境了嗎？

其實，大用禪道既不在可以當中，也不在不可以當中；既不在便宜行事當中，也不在孤危絕境當中。禪道遠離任何相對的概念，它是絕對的真理。這就是圓悟所說的：「不涉二塗（途）。」

那麼，這「不涉二途」的禪道到底在哪裡？要知道答案，就繼續看下面的例子吧！

不過，且先等一等，讓我們先把這段「垂示」譯成白話再說：

對弟子們的訓示這樣說：

一個徵兆，一個景象，一個字，一句話，目的都是為了從中體悟進入禪道的處所。

在一塊好肉上挖膿瘡，必定可以挖出一個大洞來。

（但是）當偉大的用處顯現出來時，並不會有什麼原則或規矩可循。

只希望能夠知道有更加超越的事物存在。

它（超越的事物）鋪天蓋地的，又無法摸索。這樣也可以，那樣也可以。似乎太容易了。這樣也不可以，那樣也不可以。這似乎又太孤危了。

不陷入兩邊，到底是什麼？

讓我試著舉例看看！

（2007年11月18日）

2. ☆ 長天秋水·孤鷺落霞 ☆

圓悟禪師的「垂示」說完了，緊接著是雪竇禪師的「舉（例）」了：

舉：

馬大師不安。（這漢漏逗不少，帶累別人去也！）

院主問：「和尚近日尊候如何？」（四百四病一時發，三日後不送亡僧，是好手。仁義道中。）

大師云：「日面佛，月面佛。」（可煞新鮮！養子之緣。）

馬祖道一大師身體欠安，禪院的住持前來問候：「和尚您這幾天身體還好嗎？」馬大師答：「日面佛，月面佛！」

《佛名經》提到了一千個佛名，其中第兩百零二位佛，名叫月面佛。第八百五十八佛，名叫日面佛。該經卷17說：「彼月面佛壽命滿足一日一夜。彼日面佛壽命滿足千八百歲。」

在這裡，兩佛的壽命多少無關緊要，緊要的是日月都面（見）佛！這和上面雲門禪師所說「日日是好日」的意趣相同。

《白雲守端禪師廣錄》卷4說：「日面佛，月面佛，大地山河俱是寶，不識之人即荒艸（草）。」白雲守端果然說出了馬祖所謂「日面佛，月面佛」的意旨！

院主來問候，那可能只是世俗的禮貌，或是做為一院之主的責任。馬祖原本可以依照世俗的習慣回答：「小病而已，我好得很呢！」但他卻善於把握機緣，所謂把握「因緣時節」，來教化世人。他回答說：「日面佛，月面佛！」——我日月都面佛，天天見佛，日與夜都見佛，充滿著歡喜呢！

《圓覺經》說：「一切障礙即究竟覺。」這其實只是另外一些佛經所說「煩惱即菩提（覺悟）」的不同說法罷了！

就許多人來說，生病是一件煩惱的事，往往造成修行上的障礙。病中，佛也不拜了，咒也不唸了，更別說辛苦的盤腿打坐了！然而《圓覺經》卻說：障礙修行的生病，正是讓我們究竟覺悟的契機呢！

當雪堂道行禪師讀到《圓覺經》這句經文時，寫了下面的一首詩，來讚嘆它：

枯樹雲充葉。凋梅雪作花。
擊桐成木響。蘸雪喫冬瓜。
長天秋水，孤鷺落霞。

的確，在北國冰天雪地當中，沒有綠樹，沒有鮮花，也沒有音樂，甚至連吃的食物都沒有。在這樣的絕境當中，只要心念一轉，這種障礙我們的絕境，同樣可以變成修道的好場所。

不信？你看：綠樹雖然枯了，但飄在枯樹上面的雲朵，可以當做綠葉來欣賞。梅花凋了，落在梅枝上的白雪，可以當做花朵，不是也很美嗎？沒有音樂，無所謂，我們可以敲敲梧桐樹幹（八成也是枯了的樹幹），當做美妙的打擊音樂來欣賞。食物都吃完了，只剩下冬瓜，我們可以把冬瓜沾一沾地上的白雪，吃進肚裡。等吃飽了，還可以滿足地躺在冰雪大地上，看長天秋水，孤鷺落霞呢！

問題是，我要問各位：萬一連冬瓜也沒了，萬一連一棵枯樹也沒了，更別說長天秋水、孤鷺落霞了！在這樣空無一物的絕境之絕境當中，你該怎麼辦？

馬大師沒說，雪竇沒說，圓悟也沒說。

我也不管了，大伙各自兒參去！

雪竇「舉」了，圓悟的「著語」呢？

「這漢漏逗不少，帶累別人去也！」這是圓悟對雪竇所「舉」第一句「馬大師不安」的著語。

漏逗，有人註為「雜亂」，如此則可解釋為「亂七八糟」。這漢漏逗不少，就是這傢伙亂七八糟的！

但也許把它解釋成「落三掉四」的更好，相當台語的「漏鉤」。我甚至懷疑，台語的「漏鉤」，其實應該寫成「漏逗」。

這樣一來，「這漢漏逗不少」，就是這傢伙落三掉四的，太不用心，太過大意了，以至於「帶累別人」，讓別人惹來麻煩了。

院主問候馬祖大師，圓悟的著語說：「四百四病一時發。」

四百四，形容病情的複雜和嚴重。這樣嚴重的病，三天內必死無疑。如果沒死，那就是身強體壯的「好手」，一生中必定積善積德，在「仁義道中」，才有可能！

果然，馬大師沒死，他還在仁義道中！他回答：「日面佛，月面佛！」這可是一樁新鮮事！

可煞，太過的意思。可煞新鮮，太新鮮了！馬祖大師就像日面佛和月面佛的養子一般，同一個模子出來，得了二佛真傳，雖然百病叢生，竟能活著不死！

好了，我們把雪竇所「舉」的例子，譯成白話吧：

舉個例子：

馬祖大師身體欠安。（這傢伙落三掉四的，太過粗心大意，拖累別人了！）

禪院住持問：「和尚您這幾天身體如何？」（四百零四種病一起發作，三天後如果不需要替這個死了的和尚送葬，那他必定是個好手，必定在仁義道中。）

大師答：「日面佛，月面佛。」（太神奇了！那顯然是養子的緣故！）

（2007年11月20日）

3. ☆ 五帝三皇又算得了什麼！ ☆

圓悟的「垂示」、雪竇的「舉（例）」都說完了，接著是雪竇的「頌古」了。我們先來讀一讀頌古的前半段：

頌曰：

日面佛，月面佛。（開口見膽。如兩面鏡相照，於中無影像。）

五帝三皇是何物！（太高生！莫謾他好。可貴可賤。）

頌文頭一句重複了馬祖大師的話，但圓悟的著語卻是全新的；他說：雪竇一開口，就顯現出膽識來了！為什麼？因為他和馬大師一樣，都是明煌煌的一面鏡子！

如果說出「日面佛，月面佛」的馬祖大師是明鏡，那麼能夠「日面佛，月面佛」為例的雪竇也是明鏡。兩面明鏡互照時，對方鏡裡還是明鏡！

明鏡的特色是什麼？那就是顯現出所照之物的本來面目，決不扭曲所照之物。

有一回，雪峰義存禪師對他的徒弟們說：「如果想要體會最高禪理，那就要像明鏡當台一樣，胡人來了現出胡人的樣子，漢人來了現出漢人的樣子。」

他的徒弟玄沙師備問：「如果碰巧有另外的一面明鏡在它面前，那會怎麼樣？」

雪峰答：「那時，胡人和漢人都藏匿起來，不見了。」

玄沙聽了，用責備的口吻對他的師父雪峰說：「老和尚您，腳跟還沒站隱呢！」

這自然是雪峰和玄沙師徒二人之間的高來高去，當中沒有對錯的問題。不過卻透露著二人的靈光智慧。

明鏡必須忠實顯現所照之物的樣子，不能扭曲它。解脫者的心也是這樣，「見山還是山，見水還是水」，決不把山看成不是山，也不把水看成不是水。因此，胡人和漢人長什麼模樣，就顯出胡人和漢人的樣子。決不會把漢人照成英俊瀟灑，而把胡人照成了醜八怪。

胡人和漢人象徵相對的世俗事物，而明鏡則是絕對的真理。在絕對的真理面前，又是如何？當然現出絕對真理的樣子。

絕對的真理是什麼都空、什麼都沒有的虛無嗎？當然不是！否則就「太孤危生」！絕對真理應該是活潑潑，靈光閃耀才對。雪峰是大解脫者，當然知道這個道理，但他隨順一邊說：「胡、漢俱隱。」——什麼都沒有。這就難怪弟子玄沙要和他唱反調說：「老和尚您，腳跟還沒站隱呢！」

像這樣靈光閃耀的明鏡，是世間的大寶，即使五千年文化的開創者——三皇五帝，又算得了什麼！

三皇和五帝，中國最古老的帝王。到底是誰？有各種不同的說法。我們隨意採取其中一種：三皇是伏羲、神農、女媧。五帝是黃帝、顓頊、帝嚳、堯、舜。雪竇說：這些偉大的帝王，比起能夠日夜面見佛陀的大徹大悟者，又算得了什麼！

雪竇這兩句頌文一出，害慘了整部《碧巖錄》。宋朝神宗皇帝在位時，就認為雪竇假藉頌古，來諷刺皇朝，因此下令不准把這部《碧巖錄》收進《大藏經》。所幸神宗不高興歸不高興，並不像殘暴的清朝雍正皇帝，來個文字獄，抄家滅族，否則雪竇可要吃完兜著走了！

「五帝三皇是何物」這話，也不是雪竇自己造的，而是曾當過唐朝宰相的裴休（禪月），題為〈公子行〉一詩當中的句子。全詩如下：

錦衣鮮華手擎鵝，閑行氣貌多輕忽。
稼穡艱難總不知，五帝三皇是何物？

裴休的詩，自然是批評那些不知輕重緩急，不知人間疾苦的公子哥兒們。雪竇正好拿來諷頌馬大師的「日面佛，月面佛」公案。這自然不像神宗所認為的諷國。若是諷國，雪竇的格調也未免太低了！

雪竇頌了，圓悟的著語呢？他說：太高生！——太過高超了！千萬別謾罵馬大師，別羞辱馬大師！

圓悟這話當然是沖著雪竇的頌而說，他以為，雪竇把日夜面佛看得太高超、太偉大了，也就是前面垂示裡所謂「太孤危」了。

大徹大悟的人，能高能低，能屈能伸，可貴可賤，哪裡會把自己困死在高超的境界當中呢？

好了，讓我們把頌古的前半段譯成白話：

日面佛，月面佛。（開口就見到了你的膽識。就像兩面鏡子相照，當中沒有什麼影像一樣。）

五帝三皇又算得了什麼！（太高超了！不要謾罵他比較好。這事可貴可賤呀！）

（2007年11月22日）

4. ☆ 為君幾下蒼龍窟 ☆

接下來是雪竇頌古的後半段：

二十年來曾苦辛，（自是你落草，不干山僧事。啞子喫苦瓜。）

為君幾下蒼龍窟。（何消恁麼。莫錯用心好。也莫道無奇特。）

屈！（愁殺人！愁人莫向愁人說。）

堪述。（向阿誰說？說與愁人，愁殺人！）

明眼衲僧莫輕忽。（更須子細。咄！倒退三千。）

圓悟在評唱裡，認為這幾句詩是雪竇頌他自己，但何嘗不可以是頌馬祖大師？

二十年來辛辛苦苦的參禪修道，為的是什麼？為的是要下到蒼龍窟裡，去求取龍頷下那顆夜明珠呀！也就是，為的是要日也面（見）佛，月（夜）也面佛呀！

花了二十年辛苦修行，這是何等希有難得的事情！雪竇自怨自艾，卻惹來圓悟數落他：是你自找苦吃，和我不相干！圓悟用了「落草」兩字，那是自甘墮落的意思，和時下所謂「潦落去」（台語）相似。圓悟罵雪竇：為了求取龍珠，自降格調，下到龍窟裡去。「啞子喫苦瓜」，啞巴吃黃連，有苦說不出的意思。雪竇自甘墮落，自找苦吃，像啞巴吃黃連，有苦也說不出口。

對於雪竇下龍窟一句，圓悟的著語說：「何消恁麼。」——哪裡須要這樣？又說：「莫錯用心好！」——不要錯用心比較好。

錯用心？多少人花了幾十年，辛辛苦苦下了龍窟，卻被龍窟中的奇幻美景震懾住了，迷失原本的目的。上者沉溺在禪悅當中，中者流連於廣大神通當中，下者被聲名、財富俘虜。更有甚者，或是銀鑊下獄，或是發瘋心狂。《楞嚴經》經末說到「五十種陰魔」，指的正是修道人下龍窟取龍珠時，常常無法自我節制，以致落得心魔作亂、身敗名裂、瘋癲發狂的慘境。修道者不可不慎呀！

圓悟口惡心善，對於下龍窟一事，又補了一句：「也莫道無奇特。」因為畢竟能夠辛苦下龍窟，不管最後有沒有取得龍珠，有沒有日夜見佛，都是希有難得，值得尊敬的修道者！

圓悟先是說了「莫錯用心好」一句，卻又怕說過了頭，於是又補了一句「也莫道無奇特」。但這話不知又要增加多少修道路上的怨魂！一些愛好「奇特」的修道人，看了圓悟這話，就眉飛色舞起來。以為只要下得了龍窟，不管取到龍珠沒有，必定都有「奇特」的事情發生。於是龍珠也不想取了，盡往「奇特」事情去想。最後終究成了《楞嚴經》經末所說的惡魔眷屬！

別說筆者沒有事先警告大家，修道如履薄冰，「奇特」之事千萬小心，最好躲得遠遠的。切記！切記！

雪竇自怨自艾說了辛苦修行的經過，然後嘆了一聲「屈」！「屈」是感嘆詞，相當於現在的「噯呀」！

圓悟的著語先是說：「愁殺人！」——太令人發愁了！殺，又寫成煞，太過的意思。圓悟接著又說：「愁人莫向愁人說。」愁人是誰？就是那些辛苦修道的人。兩個苦修中的愁人碰在一起相互訴苦，能不愁上加愁嗎？修道路上是寂寞的。——切記這句話！修道人風風光光，弄來一堆徒子徒孫，把廟蓋得比皇宮還要大、還要富麗堂皇，道行就能因此比得上廟簷上的一片瓦、一塊磚嗎！好一句愁人莫向愁人說呀！

雪竇又頌了一句：「堪述。」——夠傾訴。能夠傾訴什麼？什麼苦，什麼愁都別說，只有「日面佛，月面佛」一句堪述！

圓悟著語則再次強調：向誰傾訴？如果向愁人傾訴，那可更加愁了！修道路上寂寂寞寞，在寂寞中自有無限的喜悅。「阿誰」就是「誰」，「阿」字是語助詞，並沒有什麼意思。

雪竇頌的最後一句是：「明眼衲僧莫輕忽。」不過是句勉勵的話，要聰明的修道人不要輕忽「日面佛，月面佛」一句。明眼，有智慧的意思。衲僧，前面說過，就是（穿著出家袍子的）出家人的意思。

而圓悟的著語則說：更應該仔細。這不過重複強調雪竇的「莫輕忽」三字罷了！聰明的修道人，即使下了龍窟，也千萬要小心仔細。

圓悟又說：「咄！倒退三千（里）！」——噯呀呀！戰敗了，大軍倒退三千里了！這是圓悟自謙之詞，讚美雪竇，自認甘拜下風嗎？可不完全是！

衲僧如果眼太明，自作聰明，那可倒大霉了！下了龍窟，被龍王所縛，道行豈止倒退三千，倒退五千、一萬，全軍覆沒、前功盡棄都可能呢！

最後，讓我們把這幾句頌文譯成白話：

二十年來曾經辛苦修道，（自然是你自降格調，不關山僧我的事！啞巴吃苦瓜，有苦說不出。）
為君幾下蒼龍窟。（何必這樣！不要錯誤用心比較好，也不要以為沒有什麼奇特。）

屈！（太讓人苦惱了！苦惱的人不要向苦惱的人傾訴。）
堪述。（向誰傾訴？如果向苦惱的人傾訴，只會更加苦惱。）

明眼衲僧莫輕忽。（更應該仔細。噯呀！倒退三千里了！）

（2007年11月27日）